



白鹭成双 著

BAILUCHENGSHUANG
WORKS

她默默隐忍、他步步跟随
在纷杂的尘世里、唯愿与你携手笑傲这江山

朝堂纷争，棋逢对手，谁能笑到最后？
家宅难平，不饶不休，谁是幕后主使？

古风领军人物「白鹭成双」
演绎最励志
女配逆袭传奇

必读人手
生人手册
女配修炼

春风系列完美落幕之作



CHUNGUI
MENG
LI REN

春日 梦里人

卦不敢算尽，惧天道无常；情不敢至深，恐大梦一场。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春 日 閑 筆 墨 人



CHUNGUI
MEN'G
LI REN

白鸞成双 著

BAILUCHENGSHUANG
WORKS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春闺梦里人. 下 / 白鹭成双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768-2

I. ①春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2819 号

书 名	春闺梦里人 下
作 者	白鹭成双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花火工作室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黄凡倚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封面 设 计	Titi
出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 地 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 网 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mm×1000 mm 1/16
字 数	392 千字
印 张	18.5
版 次	2015 年 12 月第 1 版,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8768-2
定 价	25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

- 001/ 第一章 朱玉润是个好姑娘
006/ 第二章 当个新郎官
013/ 第三章 侯爷的喜好
024/ 第四章 拿印鉴是个技术活儿
031/ 第五章 别想美了爱情
038/ 第六章 不期待的相遇
045/ 第七章 祭祖大典
052/ 第八章 愚蠢的女人
060/ 第九章 猪一样的队友
068/ 第十章 爱是深情，不爱便绝情
075/ 第十一章 系统提示：您的白莲花已升级
082/ 第十二章 粮食的战争
089/ 第十三章 人间芳菲尽
096/ 第十四章 一山更比一山高
103/ 第十五章 一对紫玉一千五
111/ 第十六章 意外惊喜
118/ 第十七章 自作孽
125/ 第十八章 送你一把伞
132/ 第十九章 宁愿再等三年
139/ 第二十章 最大的忠臣





- 146/ 第二十一章 用粮食可以打开城门
- 153/ 第二十二章 好一个长郡王
- 160/ 第二十三章 不放
- 168/ 第二十四章 糟糠
- 175/ 第二十五章 一生最爱
- 182/ 第二十六章 真心莫给
- 190/ 第二十七章 你走吧
- 197/ 第二十八章 挑战
- 204/ 第二十九章 男人靠不住
- 211/ 第三十章 需要娶的和不需要娶的
- 219/ 第三十一章 天堂地狱
- 226/ 第三十二章 与你并肩
- 233/ 第三十三章 捧心
- 241/ 第三十四章 春闺梦（大结局）
- 250/ 番外一 摘下月亮送给你
- 258/ 番外二 铁罐子的内心世界
- 265/ 番外三 好好的故事
- 276/ 番外四 单身男人的苦，你们懂吗
- 287/ 番外五 珠圆玉润





身上都没件衣服，季曼咬牙：“让人知道侯爷闯世子夫子的房间图谋不轨，侯爷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”

“名声是什么？”宁钰轩一把将她从水里捞了起来，湿淋淋地溅了他满身也不在意，“我什么时候在乎过那个东西。”

早在他打开城门之时，陌玉侯三个字就已经成为不少人心里暗自诅咒的名字了。

季曼微微一怔，被他抱着，身上的水都蹭了个干净。

他刚把她放在床上，她麻利地裹着被子一滚。

“侯爷要与在下一夜情？”

“一……什么？”他欺身上来，略微不满地道，“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说我不明白的话？”

季曼抵着他的胸口，认真地道：“一夜情就是两个没有感情的陌生人上床，释放内心欲望的一种方式。”

刚要吻上她的额头，却被这句话说得顿住了。宁钰轩低头，静静地看着她：“你和我，是没有感情的陌生人？”

“至少不是合法关系。”季曼干笑两声，“侯爷给的休书，在下还一直珍藏着。”

身子僵硬在了床边，宁钰轩定定地看了她一眼，抿唇道：“我都忘记了，你已经不是我的夫人了。”

“嗯。”季曼随手拿了一件床上的衣裳穿上，“天色不早了，侯爷还是早些回去吧。”

“好。”宁钰轩起身，离开床榻正准备出去，又想起来道，“我来找你，是打算说明日户部朱侍郎家有一个宴会，是贺朱家老夫人八十大寿的。你要不要随我去？”

户部侍郎？那可是户部副官，正四品的大人。先前当侯夫人的时候不觉得人家官有多大多厉害，现在成为平头老百姓，才发现那真真是该巴结着的人哪。

季曼就差摇尾巴了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宁钰轩道：“多谢侯爷，在下明日定当等着侯爷一同去。”

宁钰轩淡淡地笑了笑，转身离开了房间。

他推开了门不知道关上，以至于季曼坐在床上，都被门口吹进来的风弄得有点冷。

第二天傍晚，宁钰轩的马车在正门等着，季曼将好好哄着去休息了之后，麻利地就跟着跳上了马车。

“侯……”柳寒云正走到门口，本想说今日有宴会，她作为正室，是不是也该跟着去？结果侯爷根本没有打算带上她，竟然就带着好好的夫子去了。

这位季夫子最近也真是得侯爷器重，也因着对好好的偏心吧，把什么好的都给他了。柳寒云叹息了一声，转头回自己院子。

季曼一路上都在暗想该做些什么，会不会有什么忌讳。宁钰轩靠着车厢打了个呵欠，漫不经心地道：“朱侍郎家有一子，与好好同岁，只是顽劣不堪，颇为让他头疼。你去，他应该还是挺欢喜。”

微微一怔，季曼转头看他，这人是在帮她的意思吗？

“他不喜人话多，你自己注意便是。”宁钰轩扫她一眼，撑着头闭上了眼睛。

季曼这个感恩戴德啊，家里有尊大佛还是有点用处的。虽然万一宁钰轩哪天要是知道了她真正想要的东西，估计是不会继续帮她的，但是现在能为她想着，带她来走后门，也是能让她有些感激的。

虽然这人可能与她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但是季曼不急，仇慢慢报，先得让自己站稳啊。

朱府门口人来人往，马车都要没地方停了，季曼本来还在担心，哪知宁钰轩的车直接开去了后门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正拱手相迎：“侯爷亲临，真是令叔友不胜感激。”

这人虽然穿的是常服，可是看起来这么肥头大耳的，一般人到不了这个程度。看对宁钰轩这股子恭敬的样子，还自称其字，多半就是户部侍郎无疑。

季曼先宁钰轩一步跳下了马车，朝他行了礼之后，就撩开帘子让宁钰轩下来。

奴才的模样倒是学得很像，宁钰轩看她一眼，站在门口对朱叔友点了点头：“朱大人。”

朱侍郎笑道：“因着正门口人多，所以叔友才在后门相迎，还请侯爷与这位大人莫要见怪。”

季曼笑着拱手：“在下不过是侯府夫子，大人唤一声季满即可。”

朱叔友呵呵笑了两声，一双眼睛将季曼打量了个遍，又看向宁钰轩道：“侯爷里面请。”

朱府也算是金碧辉煌，季曼一路走进去，感叹着四品之官府邸也修了各种亭台楼阁，都快赶上陌玉侯府了。

宁钰轩与朱侍郎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，季曼就安静地跟在后头，时不时听见一句“小女”什么什么的，心里忍不住嘀咕，这些人还真是没闲着，不停地想往宁钰轩身边塞人啊。可惜了宁钰轩还在三年孝期，不能有喜事，再怎么想塞也是白搭。

经过一个院子的时候，旁边突然冲出来一个小姑娘，横冲直撞的，径直就冲进了宁钰轩的怀里。

“玉儿！”朱侍郎脸色一变，怒喝一声。

季曼站在后头看着，心想这又是一出偶遇的好戏码啊，只是不知这朱家小姐长得如何。

宁钰轩这等对女色不抗拒之种马，伸手将人接住了扶了起来，看清朱小姐的脸之后，笑了一声道：“小姐小心些。”

季曼往他身边蹭了蹭，一伸头就看见了这位小姐的尊容。

“这是小女玉润，冒犯侯爷了。”朱侍郎擦着额头的冷汗道。

朱玉润，真是人如其名，一张脸圆圆的，身材也有些圆润。虽然长得不难看，但是这样微胖的身材，显然不太符合宁钰轩的审美。

看见自家爹爹的眼神，朱玉润才回过神来，松开宁钰轩的衣裳，不好意思地站到朱侍郎身边去：“玉润见过侯爷。”

宁钰轩点了点头，继续和朱侍郎道：“方才说的长郡修路支出一事……”

完完全全被无视了的朱小姐，没有发生任何她想象中的浪漫情节，小嘴嘟了起来，不乐意地跟在后面走着。

季曼看着她，觉得有些同情。一见钟情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得看脸啊，脸不行，起码也要有点身材吧，朱小姐要啥啥没有，但是值得表扬的是，她有一颗勇敢的心。

跟着他们走了一路就算了，快到喜宴会场的时候，朱玉润一把将季曼拉到了旁边。

没错，就是一位千金大小姐，直接将一个陌生男子拉到了一边。

“你是侯爷的亲戚吗？”朱玉润眨巴着眼看着季曼问。

季曼想了想，算不算亲戚呢？她孩子管他叫爹，应该也算亲戚吧？遂点头。

“那……那侯爷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”朱玉润扯着帕子问她。

低头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位小姐，看年纪应该也不小了，按理也该出嫁了。

“他喜欢苗条的，温柔的。”季曼没给她一点幻想空间，“而且他还有一年的孝期。”

朱玉润垮了脸，眉毛都耷拉了下来，颇为沮丧地道：“好不容易瞧见个比他好看的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朱小姐顿了顿，抬头看了看季曼。

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季曼转头望着那边的喜宴，她应该跟过去的，得赶快摆平这里：“我是给世子上课的。”

“夫子？”朱玉润的眼眸亮了亮，拉着她道，“你有妻室了吗？”

太阳穴跳了跳，季曼干笑两声拂开她的手：“没有，但是暂时还不打算娶。”

被女人看上可不是什么好事，季曼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连忙挣脱开，飞一般地往宁钰轩身边跑去：“失陪了。”

朱玉润站在角落里，依旧在碎碎念：“得嫁了得嫁了，再不嫁就来不及了。”

转身就往院子里跑。

季曼惊魂未定地站在宁钰轩旁边，他还好心地递了杯水过来：“不要乱跑。”

“是。”季曼跟标杆似的立在他身边，跟着见了不少达官贵人，个个都夸她什么学识渊博，明明都没有说两句话，哪儿看出来的渊博啊？

寿宴进行到一半，有丫鬟跑来跟朱侍郎嘀咕了两句，朱侍郎神色微变，挥手让她下去。

“听闻季夫子尚未婚配？”季曼正在吃菜，听见朱叔友这么一句，一口菜差点喷出来，连忙站起身来道：“在下不急成家。”

宁钰轩在不远处与一群朝臣寒暄，朱叔友看他一眼，伸手就将季曼拉到了一边。

敢情这个习惯也是家族遗传。

“季夫子在陌玉侯府，前途也该是一片光明，”朱叔友一脸和善地看着季曼道，“听闻还有些家业？”

“……家里有亲戚在开粮行。”季曼干笑了两声。

朱叔友点点头：“最近进贡的米也该换了，一直是刘记米行进的，但其实哪家米行的米都差不多。季夫子家里是何处米行？”

进贡的米！季曼倒吸一口凉气，有些戒备地看着他道：“朱大人太过抬举了，在下家里不过是小米行……”

“呵呵。”朱侍郎轻轻笑了两声，“何必谦虚，只要成了贡米，什么小的大的，不都会立刻身价百倍？说来也巧，这件事恰好就是我在负责，内务府那边，我也有熟人。”

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季曼干脆就直接问了：“大人有何需要在下效劳的地方？”

能把这么大块肥肉让出来，估计这忙不会小，季曼也没猜错，真的不小，朱叔友张口就道：“季夫子既然没有家室，那看小女如何？”

见过愁嫁的，没见过这么愁嫁的，朱玉润是得有多可怕，才会要她父亲赔上这么个代价才能把她嫁出去？

季曼有些欲哭无泪，她不是带把儿的，就算你把皇宫给她，她也要不了女人啊。

“我也知道这事急不得，你可以慢慢考虑。”朱叔友拍拍她的肩膀道，“毕竟小女也真是……唉。”

坦白说朱玉润也不是很难看，季曼有些不解，为何愁嫁成这样了？

归途的马车上，她就问了宁钰轩这个问题。

宁钰轩一脸踩着狗屎的表情看着她：“他要你娶朱家小姐？”

季曼点头：“估计是看我相貌堂堂……”

“不能娶。”宁钰轩打断她，黑着一张脸道，“先不说你是个女人，就算是个男人，娶谁也不能娶朱玉润。”

“为何？”季曼有些惊讶。

“她未出阁就怀有身孕，是不贞不洁之人。”宁钰轩一脸严肃地道，“你也最好

离她远些。”

季曼微微蹙眉，回想起朱玉润那身板，看来不是真胖，是有些孕后发福。

古代女人未婚先孕，多半不是要羞愤上吊就是要被人骂得不敢见人的。可是这位朱小姐好像很开朗，一双大眼睛还生动得很。季曼不觉得她不贞不洁，反而觉得有这样的心态，倒是不错。

回去府里，宁钰轩默默在她房间坐了一个时辰，喝了两壶茶，然后就走了。季曼没空猜他什么心思，第二天给好好上完课，又赶着去粮行看情况。

“季夫子。”

刚跨进粮行，就听见一个黏腻腻的声音，一转头，果不其然又是朱小姐。

周围的人看着她，都在指指点点，朱玉润却像没有看见一样，径直走进粮行，站在她旁边问：“今日天色不错，季夫子有空能陪玉儿去游湖吗？”

“呸，不要脸！”

季曼还没答话，外头就有个路过的老婆婆看不下去，随手丢了个臭鸡蛋砸在朱玉润的脚边。

好端端的裙子就脏了，季曼微微皱眉，朱玉润却当没看见，抖了抖裙角依旧看着季曼。

“去吧。”季曼也不知道自己是同情心作祟还是好奇这个女子背后的故事，点了点头。

粮行里的伙计眼神古怪地目送她们出去，只有严不拔打着算盘，拉住了丢了鸡蛋想走的老婆婆道：“清扫地板，或者赔两文钱。”

朱玉润拉着季曼，一点也没避嫌，丫鬟都没带一个，上了画舫就招呼季曼坐过去。

“朱小姐可是有什么事？”季曼明知故问。

对面的女子看着她，笑容收敛了起来道：“都说商人不喜欢亏本，今天我来找夫子是谈生意的。”

季曼苦笑一声：“如果小姐希望在下能娶了小姐，那可能这生意谈不成。”

“为何？”朱玉润皱眉。

“我不举。”季曼一点也不羞愧地道。

朱玉润脸红了红，竟然笑了：“那更好了，我还白送你一个儿子呢！”

季曼：“……”

喜当爹吗？

“朱小姐只是想给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爹的话，应该不难。”季曼清咳两声，抿了口茶。

“我知道。”朱玉润咧着嘴道，“但是我想找一个比他更好看的男人，那可就难了。”他？季曼的八卦之魂被唤醒了，竖起耳朵问：“他是谁？”

第二章 当个新郎官

CHUNGUIMENGLIREN



朱玉润咯咯笑了两声，眼睛弯成了月牙，还伸舌头舔了舔嘴唇，咽了口水道：“他呀，长得很好看很好看，一身青色绣竹的袍子，笑起来外面的雨都要停了。好看的眼睛，好看的鼻子，好看的嘴巴。”

季曼正准备在脑子里描绘一下模样，听见这个描述，嘴角抽了抽：“好看的眼睛鼻子嘴巴是怎么样的好看？”

朱玉润捧着脸，一双眸子里泛着光：“就是很好看啦，我也说不出来。”

季曼：“……”

“可惜他不会娶我，不然我也不会天天被人骂了。”朱玉润叹了口气，嘟着嘴巴道，“肚子大起来啦，不嫁不行，你不举正好，我还想着有一天他想通了会接我回去，所以要为他守身！”

就算她不举，但是这朱小姐一旦嫁人，谁还愿意娶她？怀了身子人家都不肯娶，更别说嫁过人了。朱玉润是碰见怎么个男人，会这样狠心？

“好歹是侍郎家的女儿，你爹不去找那男人负责？”

朱玉润又笑了，左右看看，红着脸道：“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，也不知道他家住何处呀。”

季曼傻了，看向她的肚子：“那这个？”

“半年前我跟着哥哥去游山玩水，路过一小镇，恰逢大雨，与哥哥走散啦。我走到一家客栈，经过一扇门的时候看见门里那人俊美非常，实在忍不住，就半夜去找他了。”

朱玉润语气很是平常地道：“那人还好凶，中了迷药还能睁着眼死死瞪着我，第二天大概是有事，走得匆匆忙忙，都忘记带走我了。”

季曼下巴砸地上了。

这意思是，这位大小姐路过人家房门看见一位英俊公子，春心萌动之下就直接给人下迷药将人强上了？

这么放荡不羁，谁敢带走你啊！

季曼抹了把脸，干笑道：“既然是游山玩水遇见的，那自然不好再找了。只是朱

小姐，在下是住在陌玉侯府的，还没有自己的宅子，嫁过来恐怕会委屈了你。而且……我是真的不方便娶亲。”

“没关系啦！”朱玉润豪迈地挥挥手，“我不会嫌弃你不举的，就是给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爹罢了。我被骂没关系，小孩子生出来还被骂，多惨啊。”

季曼沉默，娶女人这种事，她是真的有点心虚……

“对了，爹爹说你家里是开米行的。”朱玉润眯着眼睛看着她道，“只要你肯当我孩子的爹，爹爹会给你很多好处，你要什么路子爹爹都有，不会让你亏本。”

季曼眼眸亮了亮。

坦白说，同情也的确是蛮同情朱小姐，可是她这身份实在不适合蹚浑水。不过要是有力量的话，她还是可以铤而走险的。

思考了一会儿，季曼道：“那我们来定个契约如何？我能娶你，但是不能一辈子和你在一起，你要是找到了孩子他亲爹，那咱们就和离。要是是一直找不到，那季夫人的名头给你，咱们各过各的，也保不齐我哪天会突然失踪……”

“你想多啦！”朱小姐笑着摇头，“我没想坑你一辈子的，等孩子生下来满了周岁，你给他个名字咱们就能和离。”

季曼突然觉得这么通情达理的女人没人要真是太没天理了。

“既然要成亲，那我还是回去同侯爷商议一番。”季曼道，“还要教导世子，住得远也不方便，还要看看侯府附近有没有什么宅子。”

“你同意了？”朱玉润眼眸一亮，高兴地拍手道，“那我也回去跟爹爹商量嫁妆，一定不会亏待了你！”

季曼心情有些复杂，第一次要当新郎，觉得有点紧张，点了点头就下了船回侯府。

她想过自己想得到一些东西，一定会付出什么代价，但是没想到一来要她做的，就是把自己给卖了。季曼有些哭笑不得，幸好朱小姐虽然看起来有些另类，但是还是挺可爱的，就当互帮互助了。

回去侯府，季曼又去逗弄了一会儿好好，抱着他问丫鬟：“侯爷呢？”

“侯爷那会儿去了凌寒院，不知道现在在何处。”丫鬟答。

季曼点点头，看着睁着眼睛望着她的好好，又舍不得放下，干脆就抱着往凌寒院的方向走。

柳寒云正皱眉看着宁钰轩，他已经半个月没有在谁的屋里歇过了。今日好不容易做了饭菜请他来坐一坐，结果侯爷还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。

“侯爷可是有什么心事？”柳寒云轻声问，“最近都没怎么见着您。”

宁钰轩颌首，顺手抱起一边的曦儿，抿唇道：“朝里有事要忙。”

可是他明明在府里的时间很多，还经常往好好那里跑，怎么就没空来看看曦儿？

柳寒云垂了眸子道：“曦儿已经会念短诗了，侯爷都不来听听。”

“嗯？什么短诗？”宁钰轩抱着孩子微微挑眉，“曦儿，念来听听？”

曦儿羞怯地看他一眼，别开头不说话。柳寒云有些急，轻轻扯了扯曦儿的小手：“念啊！”

撇撇嘴，曦儿就是不张口，还挣扎了起来。宁钰轩只得将他放下，刚松开手，就见季曼抱着好好来了。

今儿早上刚学过诗歌，好好一看见宁钰轩就扭着小身板要下去。季曼放下他，就看见一团棉花糖一样的小东西飞快地扑到宁钰轩的怀里，仰着小脸分外讨好地看着他。

“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”好好啥也没说，上来就背了新学的诗，一脸“你快夸奖我啊”的表情望着宁钰轩。

宁钰轩轻笑，一把将他捞起来：“又会了一首新的啊。”

柳寒云的脸色有些难看，曦儿怯怯地抱着她的腿站着。季曼走进来，先跟她行了礼：“夫人。”

点了点头，柳寒云看着她道：“这个时辰，怎么抱着世子过来了？”

该用晚膳了，季曼看了看天色，干笑道：“在下有事要同侯爷商议，故而冒昧前来。”

“商议事情，带着世子干什么？”柳寒云语气有些不好，抿了抿唇才又柔和了一些，“万一磕着碰着，总是不好。”

季曼抬头看了她一眼，柳寒云如今是正室夫人，虽然没什么背景，但是这一身打扮起来，气势还是很足的，跟以前的清淡有些不一样，她已经变得稳重懂事了。

“是在下的疏忽。”季曼拱了拱手。

宁钰轩抬眼看了看她，抱着好好站起来道：“有什么事，就回去商议吧。”

“是。”季曼点头。

柳寒云的反应比她想象中的大，本以为还是以前那个与她亲近，温和不争的人，结果今日她看着好好和她的眼神里，多了太多的东西，也明显有些不悦。难不成有了孩子的女人，都是会脱胎换骨的？

季曼跟着宁钰轩走出去，觉得背后有点扎得疼。

“你要说什么事情？”宁钰轩问。

季曼一边走一边小声道：“我想成亲了。”

宁钰轩的步子停了下来，眼神里满是迷茫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”

“我说我要成亲了。”季曼抬眼看着他道，“我已经答应要娶朱家小姐了，现在是想跟侯爷商议，在何处置办房子，才好每天来给好好上课。”

宁钰轩很久都没反应过来，等明白季曼说的是什么意思之后，他的脸色才变了：“你以为成亲是儿戏？你这样的……怎么同人家成亲？”

“都已经说好了，只是给她孩子个名分，又不是真要洞房。”季曼道，“我不是来征求侯爷同意的，只是来告诉侯爷一声罢了。”

宁钰轩眼神凉了，抿着唇睨着她：“不需要我同意？”

“为什么需要你同意？我又没卖身给侯府。”季曼道。

嗤笑一声，宁钰轩抱着好好走近她一步，俯视着她道：“你在侯府也有些日子了，我待你如何，你不知道？成亲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竟然说不需要我同意，只是告知一声？”

季曼皱眉：“侯爷，你与我之间唯一的联系只有一个好好，还有其他东西吗？”

好好眨巴着眼睛，无辜地看看左边，再看看右边。

宁钰轩深吸了两口气，显然是被气得不轻，笑了两声道：“好，好，你爱如何便如何吧，同我没什么关系。”

“如何是什么？”好好茫然地看着自家爹爹，“好好不爱如何。”

两个人都愣了愣，季曼没忍住，轻笑了出来。宁钰轩的脸色却没一点好转，抱着好好转身就走。

“哎，侯爷，还没商量好我要住哪里。”季曼连忙喊了一声。

宁钰轩没理她，步子跨得极大，转瞬就走得没了影子。

季曼愁了，最近资金紧缺，要买房子什么的还是有点困难啊，更何况京城这地方的宅子，也真是便宜不到哪里去。

天色不早，今儿就先回房休息了，季曼始终坚信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

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遍寻好好不到，只有钱管家对她鞠躬道：“夫子，侯爷说世子今日不必上课。”

季曼惆怅了，不给上课是几个意思？她今天还打算教好好唱儿歌呢。

换好衣裳往北苑走，刚到门口就被人拦住了，说是侯爷正在见客。

见客都抱着好好不撒手？蒙谁呢！季曼站在门口朝着鬼白干笑了许久，逮着机会往主屋里望了望。

好像依稀是有说话的声音，还听见什么“恭喜恭喜”什么“必将到场”的话。无奈，好好是世子，她又不能跟宁钰轩强抢，他不给上课，那她还是歇着吧。

既然答应了朱小姐要成亲，那么婚事自然得开始准备。关于聘礼的问题，季曼已经想过了，按照这里的规矩来办，大概也就花个几百两银子，置办一些像样的彩礼，再请个媒人上门去就行了。朱侍郎赶不及要嫁女儿，自然不会跟她太过计较。

往街上走了一趟，东家定红绸，西家定几坛子美酒。季曼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，准备好了大部分东西，就又去了朱家一趟，商量婚期和具体细节。

朱侍郎笑得很是开怀，季曼替他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，虽然随随便便将女儿嫁出去也是有些委屈，不过能有人肯娶她，已经是天大的幸事了。

季夫子这人看起来实诚，听闻家底也算殷实，自己再帮他打开两条路，以后的前途也必然一片光明，自家女儿是不会吃亏的。朱叔友这样想着，便笑着跟季曼说了

不少话，末了又说去粮行看看。

季氏粮行生意尚算不错，不过做的都是寻常百姓的生意，铺子不大，虽然东西南北各有一间，但是每间也就两个店面大小。

户部侍郎微服出游，带了一些亲信，到季氏四个粮店去指点了一番。旁边有人拿着纸笔不停地跟着记着，逛了一圈之后，季曼一行人就撞上了刘记粮行的掌柜。

换选在即，刘掌柜也是铆足了劲，特意花大价钱请了唐主事出来吃喝。这厢刚从落雁塔出来，就撞上了季曼。

季曼有礼地鞠躬道：“唐大人。”

唐主事对她还是很有好感的，点点头算是打招呼，正准备继续同刘掌柜去逛前面的玉器店呢，就看见季曼旁边的那顶轿子微微掀开了帘子。

脸色微变，唐主事上前就朝那轿子鞠躬，也没喊出名姓，就是行了个大礼。

刘掌柜吓了一跳，连忙跟着行礼。这唐主事都要行礼的人，怎么会和季夫子在一起？

“免了，我不过和季夫子随意出来走走。”朱侍郎扫了唐主事一眼，“你先去吧。”

唐主事脸上满是笑容，看着季曼道：“季夫子果然是人中龙凤。”

“多亏唐大人提拔。”季曼笑着说了句客套话。

刘掌柜脸色不太好看，幸好这大路中间，几个人也没法儿多站，季曼跟着轿子走了，唐主事便继续走在他面前。

“你说的下一届联盟会的事情也不急。”唐主事改了刚才的口风，笑道，“还有一个月，你资历又足，不用太担心。”

刘掌柜勉强笑着应下。

朱侍郎说最近就准备着成亲的事即可，粮行的事情都不用季曼操心。季曼谢了恩，就被丫鬟带去看朱玉润。

朱玉润的院子里已经开始准备贴“囍”字挽红绸了。她整个人好像又胖了不少，圆滚滚地坐在桌边道：“满哥哥你过来，看我这喜帕绣得如何？”

季曼自动忽略了她这称呼，走过去一看，一张红帕上面绣了一只奇怪的鸭子。

“鸭子？”季曼嘴角抽了抽。

“……什么鸭？”朱小姐不高兴了，嘟起嘴道，“这是鸳鸯！”

“好的，鸳鸯。”季曼捂着脸坐下来，没忍住拿过她手里的绷子，“刺绣不是这样的，一般女儿家不是都会刺绣吗？你怎么连鸳鸯都绣成这样？”

旁边的丫鬟识趣地关了门出去，给她们两人留了空间。

“爹爹没有强迫我学这些，我嫌麻烦，就没怎么绣过。”朱玉润撇撇嘴看着季曼落针，“你竟然会啊？”

季曼好久没绣过了，觉得手痒，拿起被朱玉润绣坏了的鸳鸯就开始抢救。

“小时候闲着无事跟我娘学过。”

朱玉润一脸崇拜地看着她：“我娘死得早，爹又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所以把我宠得什么都不会做。”

季曼点点头，也是看出来了，简直宠得无法无天，连男人都敢强上。

“没关系，有下人可以做。今天同朱大人商量了，后天我就来下聘，然后问了媒婆婚期，会在这个月内迎你过门。”

朱玉润眼睛又笑成了月牙：“那可好呀，我终于能穿嫁衣了。”

笑着笑着，眼睛就红了：“可惜你不是他。”

季曼真是越来越好奇朱小姐的这个“他”是谁了，可是问又问不出来，只得憋着绣鸳鸯。

“哦，对了，我其实会画画的。”朱玉润拉着季曼的手，有些骄傲地道，“也算我唯一会的才艺了，爹爹说一个才艺都没有，会被丈夫嫌弃的。”

季曼低头认真绣着，嘴里应道：“嗯，会画些什么？”

朱玉润高高兴兴地就去将一幅画拿了出来，展开道：“你瞧，我会画他！”

季曼一怔，抬头看过去，画上的男人一身袍子绣了翠竹，有些狭长的眼睛笑起来带着点儿放荡不羁。

长得就一般吧，也算有两分气质，看起来还有那么点儿眼熟。

“画得不错，这是谁？”

朱小姐红着脸跺脚道：“他啊！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，很好看很好看的那个！”

啥？

季曼瞪了那画几眼，眼皮直跳：“你说这是……你孩子他爹？”

朱玉润满眼星星地点头，手指小心翼翼地摸着画上人的脸，轻声道：“我没有见过他还好看的人了，他皱起眉头的样子都是那么迷人。”

季曼打了个寒战，手差点被针给戳个洞。

恋爱里的女人果然都是不可理喻无法理解的吗？虽然画上这男人还不错，可是也没到很好看很好看，好看得让人一脸花痴样的地步吧？

或者是朱小姐的画功不到家，没有将这男人的风华全部画出来？

季曼睁着眼睛凑近了画，脑中自动美化了一下，也没什么感觉啊，就只有一个感觉——眼熟。

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呢？

直到回去侯府，季曼都还在思考这个问题。结果踏进北苑，发现宁钰轩还在见客，只是没在房间里，而是在北苑的走廊里下棋。

他一手抱着好好，一手拿着白子，靠在走廊的红柱上，笑得颇为胸有成竹。而对面的人则是微微皱眉，执黑子不语。

听见动静，宁钰轩侧头看了过来，见着季曼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，